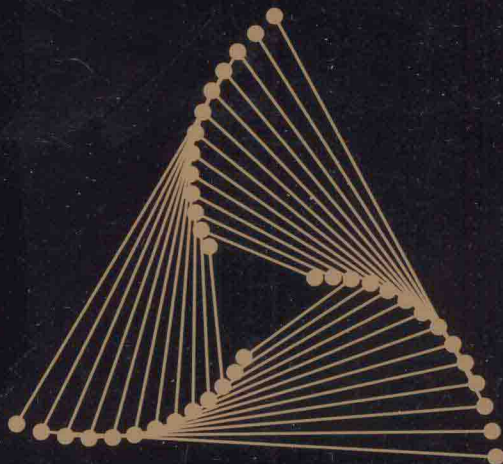


〔古罗马〕波爱休斯 著

哲学的慰藉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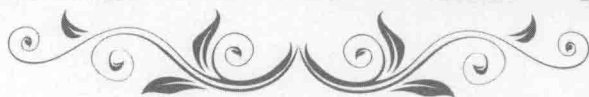
三大“狱中书简”之一

反思人生的善恶和悲苦 在智慧中寻找生命的慰藉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哲学的慰藉



〔古罗马〕波爱休斯 著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的慰藉/(古罗马)波爱休斯著;贺国坤译.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 1

ISBN 978-7-5502-3908-1

I. ①哲… II. ①波… ②贺… III. ①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思想
IV. ①B502.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0293号

哲学的慰藉

出版统筹: 新华先锋

责任编辑: 王 巍

特约编辑: 宋亚荟

封面设计: 王 鑫

版式设计: 王 玥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72千字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13印张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3908-1

定价: 29.8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8876681 010-88876682

译者序



《哲学的慰藉》是古罗马著名思想家波爱修斯最负盛名的作品。这部伟大著作成书于约公元524年，是波爱修斯被关押在帕维亚监狱时期的思想结晶。此书特殊的创作背景和深刻的文化内涵，使它与朋霍费尔的《狱中书简》以及哈维尔的《狱中书简》并称为“人类文明三大狱中书简”。当代英国学者伯内特曾对此书作出如下评价：“这本书是仅次于《圣经》而对西方思想和文化产生最深刻影响的书，是西欧全部文化精髓的来源。”

人生与命运、信仰与追求，是被人类社会一直探讨的永恒话题，尽管文明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歇，但这一问题至今仍然深深困扰着人类。《哲学的慰藉》是一部关于人生思辨的哲学著述，更是一部叩问生命意义的心灵之书。正如书名所示，这是哲学对灵魂的亲切慰藉。一千多年以来，书中内容感动并启迪了无数的读者，希望也能使您从中获益。

本书除了思想深刻、意蕴悠远之外，语言的优美流畅也是它的一大特点。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笔者尽可能地保持了原著的语言风格，以期使读者更全面地领略原著的美妙之处。

衷心希望每一位读者都能从中得到心灵的慰藉。

目录

content

卷一 精神之痼疾

- 一 诗神的罪过 3
- 二 哲学抚慰我心 7
- 三 心智回归 10
- 四 控诉世道之不公 13
- 五 我的困境 21
- 六 病根在于忘记自我 26

卷二 淡看身外之物

- 一 命运如此善变 33
- 二 难平的欲壑 37
- 三 其实我仍旧是个幸运儿 41

- 四 幸福在于人的内心 45
- 五 累赘的财富 50
- 六 权力是恶人的帮凶 56
- 七 虚幻的荣耀 61
- 八 祸有时是福 66

卷三 幸福之所在

- 一 幸福在哪里? 71
- 二 幸福的外形 74
- 三 财富让人患得患失 79
- 四 官位和尊荣很难恒久 83
- 五 权力让人不得安宁 86
- 六 赞赏、美誉来自谬赏 89

- 七 肉体的享乐 92
- 八 伪善 94
- 九 真正的幸福和善的源头 97
- 十 神即至善、至福 104
- 十一 心灵的归属 111
- 十二 柏拉图的影响 117

卷四 掌命运之舵

- 一 善的强大 127
- 二 恶的虚弱 131
- 三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138
- 四 恶人的不幸 143
- 五 神的主张 150

- 六 命运听命于神 153
- 七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163


卷五 理智的神圣光辉

- 一 机遇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171
- 二 自由一直都在 175
- 三 神可预知一切吗？ 178
- 四 神佑与人的自由意志 184
- 五 人类理性对神圣理智的服从 190
- 六 永恒的公正 194




卷一 精神之痼疾





如果你真想把病痛好好治治
的话，就必须把伤口露出来。



一 诗神的罪过

我往昔的诗草，意气风发，
如今我，唉，落笔生悲，黯然且神伤，
看那些悲怆的缪斯，何以助我成章。
哀哉悲哉，真挚的泪水打湿了我的脸庞，
恐怕她们至少会与我结伴而行。
伙伴们一如往昔
不堪沉寂啊：她们曾经是

我青春少年时期的荣耀；
现今在我风烛残年之时
她们又来安抚我。
因为衰年悄然而至，病痛催人老啊，
还有这忧戚，也绝不饶人；
我满头白发，容颜衰颓，
再看我这不支的身子骨：油尽灯枯。
如果死神降临，不是在
一个人快乐之时
而是恰逢他痛不欲生，
那该多惹人喜爱。
可对我的哀号，他却充耳不闻；
狠心的他，不容我将泪眼闭上。
虽说早年命运眷顾于我，
但这等苦熬，也未免令我垂头丧气——
再看欢愉这东西，宛若昙花，指望不得啊！
既然她阴沉、伪诈的脸有所改变，
我这恶浊的人生，也只好苟延残喘。
唉！朋友们，为何，
为何你们总要把我的幸福恭维？
一个行将就木的人
脚步早就蹒跚不稳了。

当我在心里这样静静思考，将满腔怨恨诉诸笔端之时，我感到好像有一个女子在低头看着我。她一脸威严，眼光如炬，透着超越常人的洞察力；她的肌肤圆润而有光泽，但是她古典端庄，恍若隔世。我不清楚她有多高，有时候，她把身子缩起来，和平常的人一样高；有时候，她头上戴着的冠冕好像顶到了天边，尤其是



缪斯女神们

当她把头高高昂起的时候，好像伸到了天上，看不见了。她的服饰华贵，由上好的绸缎制成，而且做工考究——由她亲手缝制——她跟我说过后，我才知道的。可是由于历经岁月沧桑，衣服失去了鲜艳的色泽而显得些许陈旧，灰蒙蒙的样子就像摆在某人家厅堂里的祖宗塑像落满了灰尘一般。衣服的下摆绣着希腊字母 Π (P)，而上沿绣着字母 Θ (Th)¹，在这两种字母之间有呈阶梯状的记号，我们可以从低到高沿着这些阶梯状的记号爬上一个一个字母。可惜的是这件衣服已经被别人疯狂地撕掉了，而且能被拽走的东西都已经被人毫不留情地拽走了。现在，她右手持书，左手执笏。

当看到诗神缪斯们站在我的面前，想要帮我遣词造句、抒发情感的时候，她先是愣了一下，接着目光凌厉，厉声说道：“是谁让这些艺伎和这病夫在一起的？她们不仅医治不了他的病痛，还会用甜蜜的

1 Π 和 Θ 分别代表了哲学中的实践哲学和理论哲学。

毒药，给他雪上加霜。她们这样做，是用情欲的荆棘去毁坏理性的累累果实；她们的目的不是帮助他解除病痛，而是要让他对于现状泰然处之。如果你们和往常一样，只是将一个目不识丁的粗人诱入歧途，那也就算了，因为对我们来说没有大的损失。但是现在，你们诱导的却是一个接受过爱利亚学派和学园派¹ 思想教育的人，这样我就不能再坐视不管了！你们这些妖妇，快住手吧！不要再诱惑人，让人堕落！快把这个人留给我的缪斯，让她们来照顾他，帮助他康复。”这些缪斯们受到了呵斥，一个个都垂头丧气、面带愧色，无奈地离开了我的卧室。至于我自己，早已感动得泪眼婆娑，看不清这个口气威严的女子的样子；我被她的举动惊得哑口无言，眼睛低垂着，但同时我也在默默地等待，看她接下来会怎么做。只见她走了过来，并坐在床的另一端。她一面深情地看着我那泪流满面的苦脸，一面吟诗对我内心的糊涂进行哀叹。

¹ 爱利亚学派是早期希腊哲学中最重要的哲学流派，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代表人物有克塞诺芬尼、巴门尼德、芝诺和麦里梭。学园派是以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创办的学园为中心而形成的唯心主义哲学学派，最早的代表人物是柏拉图的外甥斯彪西波。

二 哲学抚慰我心

哎！他沉溺于欲海多么深啊！
他的内心，昏聩、黯然、黑暗，
他涉世既多昧愚，调治又苦无良方，
流俗之风将他吞噬，
生活失了章法。
当初这人
可是喜欢在晴天徘徊于
天国路上；也常常

凝眸于玫瑰色的阳光，欣赏着
明亮的月色，
观察着列星游移的路痕，
看它们旋轨生变——凡此种种
他都用数理¹与规律来掌握和规定。
他还追问并且知晓其中的缘由：
为何风会呼啸着掀起海浪，
究竟是什么气团拨转了恒星的星体，
又为何太阳会从火一样红的东方升起，
然后沉入西方的浪涛之中，
究竟是什么致使大地回春，
玫瑰花遍地盛开，
又是谁带来了秋天的累累果实，日子完满时
让葡萄成熟。
他正是这样，探索并诠释了
自然界的各种奥秘。
但如今，他卧床不起，
心中的光亮也渐渐消失，
他项上凝重的枷锁，压得他不能直身，
他需要调息，可他不知，
他满眼所见到的

1 数理 (Numeris) 指的是数学天文学：自柏拉图学生欧多克索斯以后，希腊天文学家都谋求建构有关日、月、行星（“游星”）的数学“模型”，以便精确计量它们的位置和运动。波爱修斯学过天文学，并在托勒密天文学的基础上，写过一本拉丁文的天文学教材（已逸）。

唯有黑沉沉、硬邦邦的土地。

这个女子说道：“可是啊，也不能只批评他，该是为他治疗的时候了。”接下来，她的眼睛炯炯有神地注视着我，并说：“你，不正是在我的乳汁哺育之下，在我的膳食喂养之下，才长大成人的吗？你不是已经有了我给你的装备？如果不是你自己废弛，现在你也不会有什么病痛，必定是健健康康的，对吧？你不认识我了吗？为什么不说话啊？你不说话，是因为害羞，还是因为茫然无措？虽然我希望你是害羞，但是我看得出你其实很茫然。”她见我不仅是沉默无语，而且是一副瞠目结舌的样子，便把手温柔地放在我的胸口上，说道：“他其实并没有什么病痛，只是有点无精打采罢了，但凡是心眼受了迷惑的人，都会这样。他已记不太清楚他自己了。以前他是认识我的，为了让他康复，就让我来把他的双眼擦亮吧，只要将那蒙蔽了他的双眼的烟雾拂去，他就可以康复起来。”于是她抬起手，拢起袖，帮我擦干了脸颊上纵横的泪水。